

不觉间,母亲在我这儿住了三年,却总是絮絮叨叨念着要往回乡下老家。年近花甲的她,对老家的眷恋像一蓬新生柴火,越烧越旺。前期,终于拗不过她,由父亲陪伴着回了老家。母亲担心我请保姆开销大,还带走了刚过岁半的小孙女。

抽空回乡,大老远就见到母亲憔悴的身影,背上还粘着她的宝贝孙女——我多日没见的顽皮小姑娘,正咯咯咯地笑个不停,笑得张开小嘴,皱起鼻翼。母亲迎上来,笑容从鱼尾纹中绽放开来:“灵灵,你爸爸回来啦!”女儿别过头去,小脚一蹬一蹬,极不情愿地从奶奶背上滑下,松开奶奶的臂弯,被我搂抱过来。

每每回老家,见到背着我女儿的母亲,就不禁想起我那辛酸的童年,一个大部分时光在母亲背上度过的童年。

母亲嫁给父亲时,我家是全村最穷的人家。母亲生过一个女儿,那是我未曾谋面的姐姐,因孕期发育不良,刚出生就夭折了。母亲说,我刚出生就体弱多病,被她视如珍宝。不管她多忙,我都很少离开她温暖而舒适的背,那就是我的童年乐园。到地垵打猪草、锄地、撒种时,她将我缠裹在背上。去田间插秧、耘禾、割谷时,也将我放上后背。闻着春日香风,听着鸟歌蛙唱,我酣然入睡。看着丰收的热闹场景,我在她背上的土布包袱里瞪

不用走出户外,打开微信朋友圈,一个姹紫嫣红的春天向我扑面而来,樱花、桃花、杏花、李花……一朵朵花竞相开放,挤满眼睛,把我从城里带回故乡的春天。记忆中,最能打动我的是一朵李花和一棵李树。

那棵李树长在我老家房屋旁边,离我家房屋约有三四米远。听母亲说,她栽下李树那年,我还没有出生。当初,她栽下李树,是因为湾里好多人家房屋旁边栽了李树,母亲怕我们兄弟姐妹们看着嘴馋。李树没有辜负母亲的厚望,在阳光和雨水的滋润下,慢慢长大。阳春三月,李树开始发芽、开花,雪白的花,亮光闪闪,微风拂来,四处纷飞,在空中翩然起舞,须臾之间铺就一片银白,宛若下了一场雪。

喜欢李树洁白的花,但我更喜欢李树枝头上挂着的红通通的李子。每年临近端午,成熟的李子饱满圆润,晶莹剔透,它们站在枝头上,挤眉弄眼,让人口水直流。于是,我忘了树上有咬人的虫子,“嗖”地三下两下就爬上了树,一会儿口袋里就装满了李子。

从树上溜下来,顾不上洗,我掏出一颗用衣服揩了一下,用力咬了一口,确实好吃!我将细嫩的果肉含在嘴里,让又酸又甜的滋味深入口腔,再从舌尖一直流到喉咙,最后,我含着硬硬的果核,不断用舌头舔残留在上面的果汁,甜甜的滋味有如清凉的甘露。吃完李子,我摸摸肚皮,满足地吹着口哨走了。

我的童年时代,缺衣少食,物质非常匮

江南大地上,到处都是湖泊,到处都有荷塘。我童年的稚梦,也氤氲在那蜜泉湖荷香丽影中,心神清爽。

大地春回时,“三月三,蛇出洞,藕出簪”。新绿盎然的山林边,绿油油的河水里,一枝枝卷轴的嫩荷,横横斜斜地立在春水之上,还有那刚刚舒展开的小圆荷叶,像一个绿玉盘,偶尔流转几粒晶莹的水珠,在含着田野青草香气的和风里摇曳,湖水里也晃动着一个个清灵稚嫩的倒影。山光,湖色,小荷,茂林,轻轻地唱着温柔婉转的曲子,怡然等待荷花仙子的降临。

煦暖的春风吹开了田野里红红白白的野花儿,果树悄然挂上嫩果珠时,河面上那些满含书香气的卷轴就长成了一伞伞亭亭的荷盖了。田田的荷叶中,一枝枝含苞的荷箭倚在绿荷旁,宛如丹青高手的大画笔,准备挥洒满腔的激情,描绘盛夏无限风光。是的,曼妙迷人的荷花绽放,就是夏季浓妆登场了。

在夏日清晨,我一次又一次凝神观赏这蜜泉湖的荷花。座落在长江边的蜜泉湖,是一个远离喧嚣的大湖泊。它的东南西面山岭绵延,放眼望去,山色一碧,水光明媚。湖的西北边漫漫溢溢长满了硕硕圆圆的荷叶,荷叶参差倚斜,亭亭的粉荷,娇娇地立在荷叶之间。你看,

## 母亲的

## 背

■姜以钢(温泉)

着小脚丫,玩得很嗨。我再大些时,她背着我,边里里外外干活,边讲故事、说笑话。我将头假着她肩头,软软地趴在她背上,听出了些甜丝丝的味儿。

然而,我的童年大多在病痛中度过。母亲为我承受过太多担惊受怕。始终有个场景深深铭刻在我心底:当时我五岁多,一个夏夜,大雨滂沱。父亲在外村帮人家建瓦房,没能赶回家。午夜,我突发高烧,脸烫得像刚从炉心夹出来的烙铁,额头沁出黄豆大的冷汗,还断断续续说着胡话。那时电话很少,交通不便。我家单门独户,没人能及时帮上忙。母亲一把背起我,抓个竹笠戴上,冲进无边的雨幕。电闪雷鸣、风啸雨泼中,她一路小跑。好不容易敲开邻村一个赤脚医生家的门,这医生见到半昏迷的我,不敢开药。母亲只好又背上我,咬紧牙关,深一脚,浅一脚,趟过泥

## 一树

## 乡愁

■周益民(咸安)

乏。一些小伙伴便暗地里打起了我家李树的主意,他们常趁我们家没人时来偷摘。

一天中午我放学归来,发现几个小孩正在李树下津津有味地吃着李子,不由怒从中起,操起一把扫帚就往一个还趴在树上的小孩身上乱捅,吓得他从树上滚下来,把脚扭伤了。小孩的哭声惊动了母亲,她从房里跑出来抱起小孩就往村医务室跑。回来后,她把我狠狠地训了一顿,说小孩摘几颗李子算什么,我怎能拿扫帚捅人?那时我觉得很委屈,偷我家的李子还不让赶了。现在想来,觉得母亲是对的,那些话语里包含着母亲对孩子们的宽容。

李子完全成熟了,母亲架起梯子,我上树摘,一树李子个把时辰就被我们全部摘了下来。母亲把李子分成一份份,让我给湾里没栽李树的人家送去,让他们家的孩子也一起品尝品尝。虽说一家只有两三斤,但母亲说:“礼轻情意重,左邻右舍,有好吃的要一起分享!”大家都夸母亲豪爽、会做人。

## 清荷

## 带露开

■彭珍(嘉鱼)

那初绽的粉荷优雅地曼舒长弧形的花瓣,柔圆的粉荷就是国色天香的美人脸;那怒放的红莲,娇艳欲滴,每一瓣花尽情舒展,落落大方,雍容典雅,仿佛还听得见她们颤颤的嬉笑声,在绿荷的缝隙间从这一朵花传到那一朵花。荷花的美无与伦比,花型,花态,花色,花香,完美无瑕。最爱那花色呀,花瓣根部柔柔白色,渐渐到中间敷染上一层最娇柔动人的浅红色,真正天生丽质的容颜,更有无量的高雅、清纯气质,令人仰慕不已。此时,谁能够想到荷花是从淤泥里长出这一身清雅绝尘的气息呢?她就是凌波仙子落凡尘,不染微尘,不沾俗气。

宽阔的湖面上,霞光染红了东方,半空里不时飞来一群群鸟儿,还有几只唧唧呀呀的渔船,慢悠悠在湖面上飘荡。徐徐的晨风夹着

泞曲折的山路,赶去十几里外的乡卫生院,入院时天还没亮。由此可以想见母亲因焦急而赶路之急切。因治疗及时,我很快解除了危险。而母亲浑身的衣服温透,满脸的不知是雨水、泪水、还是汗水,病上好几天才下地。她那平时柔软温馨的脊背,看起来单薄了不少。

母亲的背是我童年的精神支柱。我六岁那年患上淋巴炎。母亲背着我寻医问药。后来,有位医生说这病须住院治疗;可家里出不起住院费,母亲含着泪,请求医生开些针剂,抓些中药,放我回家。后来,为了省点赤脚医生到我家打针的出诊费,年近三旬的没学过一天医的母亲,竟用颤抖的手拿起针管,自学为我打针,每天还给我煎服三次中药,经过连续二十多天治疗,我的病竟奇迹般地痊愈了。

还记得母亲经常背着我上小镇电影院,蹭着影片的尾巴(甚至是影片剧终时的字幕,可以不用买票),看得津津有味。有时背我到镇上肉店,割几两我觊觎最少半个月以上的猪肉,让我打打牙祭。伏在母亲背上的我,紧随她在山风中穿行,在山路上来来回回,正如一只依恋母羊的羊羔,一只泊在温馨港湾的小船。

如今,母亲因多年操劳,患了慢性哮喘,须每天吃药控制病情。她的背饱经生活的重压和磨砺,日渐消瘦,变成一张老弓。她不再背我,而是背起我的孩子,继续传递着她浓浓的爱。



后来,我进城参加了工作,一年难得回老家一二次,无人看管的李树依然年年开花结果,湾子里谁想吃都可以去摘。前年,一个老乡进城办事顺便给我摘了一点来。吃着老家的李子,我感觉,老家的李子与在街上买回的李子的味道就是不一样,那味道地道极了!

清明节回乡祭祖,发现我家门口那条路修成了水泥路,那棵李树被砍掉了。望着李树生长的地方,我怅然若失,总觉得缺了点什么。

堆叠的回忆随消失的李树散落一地,轻轻拾起竟无法还原曾经哪怕美好的一个故事。老家的房屋旁没有了李树,没有了李子,留给我的只是一树结着的乡愁……

露水的气息吹拂,团团的荷叶微微掀起裙摆舞动,一朵又一朵粉荷呀,在露水的滋润中更加清丽娇艳,高雅脱俗。清凉的晨风,清澈的湖水,清亮的云天,清雅的荷香呀,清气满乾坤。整个人沉浸在这一尘不染的荷光丽影里,心中亦是一派澄澈清明的世界。

久久地流连在这宁静祥和圣洁的蜜泉湖边,不由得想起了荷花与佛教的亲密关系:佛陀被称为“人中莲花”,意为不染世间的烦恼忧愁,宛若荷花不着水,不染尘埃;踩在佛脚下或坐在佛身下的每一朵荷花都是洗尽欲念的纯真圣洁的莲花世界。

眼前这一朵朵或红或白的荷花,明艳耀眼,冰清玉洁,在清清的水波中恬静优雅地展示自我的风采,不正是佛陀的化身么?佛陀在修炼中开悟,我在清荷前醒悟:端庄典雅的荷花,清逸超群,你那清雅纯正的情怀,不正是一个教育工作者的灵魂之本么?现实生活中,人心浮躁,物欲横流,而我们教书育人的灵魂,应该坚守自己的职业操守,在平凡的人生中,在朴实清静的心田上,长出一枝清香扑鼻的荷花,不也是拥有了完美的人生么?

清荷带露开,幽幽荷香扑面来,我沉醉在这圣洁的甜梦里,不愿离开。

## 三件小事的幸福

■胡剑芳(咸安)

1974年出生的我,与祖国的改革开放基本同步。40年的改革变化中,我经历了从农村跳龙门成为公务员的成功转型,也亲历了一碗饭、一间房、一部车变化带来的幸福感、自豪感和满足感。

一碗饭的记忆

70年代末,那时才几岁的我,清楚地记得家中6口人,总是吃了上餐愁下顿。

也许是家里穷,生产队里分的粮食总不够吃。为了挨到月底,母亲总是在煮饭时放些干红苕丝或是干萝卜丝,一碗饭里掺半的的杂粮让幼小的我和哥弟们难以下咽。仅有一点米饭,母亲总是让壮劳力父亲多盛一点后再分给我们。虽常哭着不让母亲放这些不好吃的东西,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母亲也只能无奈地把自己碗里的饭多给点较小的我和弟弟,自己专吃干萝卜丝、红苕丝之类的充饥。

80年代初,分田到户了,全村上下一片欢腾,虽然不算富有,我们再也不用为吃一碗饱饭而哭鼻子了。如今,从城市乡村,各类餐馆店、农家乐琳琅满目,随处可见,多样美食可供选择。若是同学聚会、亲戚朋友来了,哪怕是过年吃的团圆饭,都可上餐馆或是订餐。

一碗饭,盛着儿时少年青年中年成长的苦乐记忆,幸福的现代生活让人不敢忘却过去的苦日子。

一间房的向往

在农村的乡下老屋,昏暗潮湿。因家境贫寒,人口又多,一家人挤在一间房和借来的半间厨房里过生活。因房子小,母亲总是抱着我一起睡在半间厨房里用门板临时搭建的简陋床上,白天就拆了。在我幼小的心灵深处,总向往着一间属于自己的美房美床。

90年代末,陆续大中专毕业的兄弟们或在城里上班或在外打工,齐心协力在汀泗梧桐乡下建起一幢二层小楼房,终于告别了黑暗阴冷的老屋。这几年,咸安区实行万名干部进万家入万户活动,拿出资金补齐农村发展短板,实行了村村通、村村绿、村村美等,现在又进行美丽乡村湾建设,实现乡村振兴。如今,村湾绿树成荫,生态回归,回家不再是泥巴裹脚,一脚好走的水泥路可直达。

随着社会发展,工资等各种待遇提高,2010年,我终于在咸宁温泉城区购买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一家三口过上了独立的幸福生活,快乐的泪水不觉打湿了双眸。

一部车的满足

今年6月,我终于攒够了钱购回了一部属于自己的小车!

两年前拿到驾照后,一直有想买一部车的冲动。特别是公车改革后,单位里有车一族成为普遍现象。以前,车是有钱人的象征,也是穷人不敢想却是一直奋斗的梦想。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物质需求也不断提升。

现在,无论是在小区绿地里,还是在单位的车场上,到处停满了私车,好像有“钱”人是越来越多。如今,无论是下乡工作,还是过节回乡下老家看望父母,再也不用带一家人去挤公车,或是骑自行车,或是跟着老公晒太阳冒风雨地坐电动摩托车了。想想当年上小学和初中,全是靠双脚走路去上学。

1996年在乡镇参加工作以来,下乡基本靠走,能搭上一脚人家的便车,哪怕是摩托车,那也是千恩万谢了。

2016年,公车改革后,私人购车潮掀起。如今,开着车下乡或上下班,提高了工作效率,也提高了生活的质量,满满的幸福感在心中荡漾开来……

这就是我一碗饭、一间房、一部车的向往和幸福。改革开放,不仅让百姓富了口袋,富了脑袋,也富了生活。